

漢書補注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師古曰分嚴以後為下卷

漢書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張晏曰夫子嚴忌也補注先謙曰或忌見藝文志鄒陽司馬相如傳

言族家子也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

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補注齊召南曰助對策在建元元年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

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慈奇等並

在左右補注齊召南曰膠倉藝文志作聊蒼縱橫家有待詔金馬聊蒼三篇班自注趙人嚴慈奇志作莊忽奇官常侍郎有賦十一篇班自注枚皋同時蓋其本人本姓莊史因避明帝諱改為嚴猶莊忌莊助稱嚴忌嚴助也周壽昌曰藝文志頗注引七略云慈奇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

制度朝廷多事舉賢良文學之士

師古曰婁古屢字

公孫弘起徒步數

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

補注先謙曰官本閣作閣

朝覲奏事因言國

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曰義理之文

師古曰中謂天子之

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

大臣數詘

師古曰謂計議不如助等每詘服也音丘勿反

其尤親幸

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

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

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

唯助與壽王

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閼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補注沈欽韓曰溫州府志東甌故城在永嘉縣西南三十里

時武帝年未二十已問太尉田蚡

補注繆荃孫曰田蚡傳蚡以侯家居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此其證矣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是時蚡不為太尉云太尉

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亦追呼其官或亦誤耳郭嵩燾云百官表太尉官建元二年省是田蚡免並罷太尉故可仍其舊稱非

也蚡已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

秦時棄不屬

師古曰言不臣屬於中華

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

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

京師皆今小國已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尙安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

也補注王念孫曰振救也又何曰子萬國乎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

師古曰子謂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

國補注沈欽韓曰以銅爲符鑄虎爲飾中分之類其右而藏其左

金牌用寶調通遣助已節發兵會稽補注沈欽韓曰唐六典云旌

司馬也按周禮地官掌節惟道路川旌節注云今使者所擁節是

也司常注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旄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

也夏采注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棹上所謂注旄於干首者王建

去旄今以之復去其旄異之於王然則漢之使節但繫旄徒綏亦

柄長八尺其旄三重黃公紹韻會注漢節柄長三尺朱一新曰案

武紀及兩粵傳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師古曰以天子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

助迺斬一司馬諭意指意指曉告之師古曰以天子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

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

發兵而上書曰聞上多其義

師古曰多猶重也

大為發興

補注先謙曰興謂軍興

遣

兩將軍將兵誅閩越

補注周壽昌曰建元六年事兩將軍王恢韓安國

淮南王安上書諫

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

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

孟康曰攝安也音奴協反

安也

音奴協反補注先謙曰詩既醉疏攝者收歛之言訓安微隔且與下人安其生意復

人安其生自以身不

見兵革

補注錢大昭曰自以下脫沒字南監本閩本皆有先謙曰官本有

今聞有司舉兵將已誅

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

師古曰重難也

越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

晉

曰淮南云越人劓髮張揖以為古劓字也師古曰劓與剪同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治要正作劓官本下晉作張是

不可已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

師古曰與非

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曰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曰煩中國

也

師古曰地不可居故古者封內甸服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而民不可牧養也

故古者封外侯服

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也侯侯也為王者斥侯

祀也封外侯服補注錢大昭曰此用國語文選高麗傳故作封侯

衛夷服

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

蠻夷要服

師古曰又在

居九州之地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

音一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地作內是

戎狄荒服

師古曰此在九

言其荒忽絕遠

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

來去無常也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

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

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

文及史記集毅傳

集解引徐廣同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

師古曰

言多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

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曰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

數而間獨數百千里

師古曰間中問也或入九百里或千里也補

山川要塞曠遠不相屬其中險阻林叢必尚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多弗能詳也問讀爲古竟切謂相間隔之意

師古曰不可盡載於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

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

師古曰戴白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

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率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

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公卿表

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補注姚鼐曰後人率稱天子宮中爲

大內誤會此書之語應顏以官解之是也而卽以大內爲都內則

尙非也蓋武帝太初以後國家穀貨統於大司農若漢初之制則

治粟內史自掌穀粟大內自掌財貨故景帝紀云中六年以治粟

內史爲大農以大內爲二千石置左右內官屬大內蚡說是大農

大內各爲一職之徵也淮南上書在建元六年其時大內之官固

在及後更定官制裁大內之官而左右內官之舊職而皆屬於大司農然則大

平準都內之官以領左右內官之舊職而皆屬於大司農然則大

司農誠掌穀貨矣若爲治粟內史之時但掌穀耳百官表蓋未稱

其分合因大農原於治粟遂先書云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表內

更不載大內之名則已疏矣應顏因班表爲注固未盡悉者若

大內之官蓋亦本於周之職內非秦官也又律麻志言度者分寸

丈尺其法用銅又用竹爲引職在內官顏注引宗正屬之內官長

丞余疑此內官乃本大內屬之左右內官後爲都內主財貨者若

爲宗正之內官恐是主宮內者非律麻志之內官也先謙曰通鑑

胡注言越國僻遠既不輸土貢又一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疲勞

不輸酎金於中國得其地無益也

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已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

蠻夷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可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

之地

之積也

師古曰積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可字

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

時得惠也

問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賣子已接衣食

淮南俗

賣子與人

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贅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歸家爲贅婿耳贅婿解在贅訖傳

補注沈欽韓曰韓愈柳子厚墓誌銘柳州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

贖子本相質則沒爲奴婢如說非虛也淮南本經訓贅妻鬻子注

贅從嫁也

或作質妻與此贅子義同說文贅以物質錢也從敖貝

贅者猶放貝

當復取之先謙曰文紀後六年夏大旱蝗發倉庾以

振民民得賣爵

蓋卽武紀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

所謂移賣也

贅子一說非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

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

師古曰生謂生業復音拱目反今發

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

師古曰資猶資與轎而險領梁謂隘道與車

也臣瓚曰

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

轎音旗

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舩車運轉皆轎輿也師古曰服音瓚

說無所依據

陰與踰同補注劉放曰按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

項亦未可全非

先謙曰俞正變云河渠書山行卽橋徐廣云橋近

南人又謂之籃輿

不通舟車故用肩輿也狀如橋中空離地胡注江

以行謂上官本無梁字

領官本作嶺挖舟而入水也音它補注

先謙曰正文及注挖官本皆作挖案當從手行數百千里夾呂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

石師古曰謂船解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夏月暑

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屬書之欲

也或作嘔疑顏注當作歐吐也泄音弋制反寫者脫歐字又倒泄字於吐上耳通鑑注作歐吐也泄利也亦其證曾未施

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

兵擊之文類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師古曰其軍降

處之上淦蘇林曰淦音耿弇之弇師古曰音工含反補注沈欽韓

十里新淦縣既遷水遂屬清江縣源自縣東南茂材鄉之離嶺經

紫淦山出洋湖至清江鎮會蛇溪水入頓江又寶字記信州玉山

縣東五里有上干溪水一統志上饒江在廣信府後復反會天暑

城南上源即上干溪干淦聲近或今之上干溪與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權權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權音直孝反未戰

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師古曰號破家散業迎尸干

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曰為記先謙注

曰舊其事 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之各已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薄迫也而災

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

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

師古曰方內中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瘞漬山谷邊境之

民爲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鼙不及夕師古曰鼙

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爲陛下重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多曰越

爲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服虔曰爲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師古曰

曰全國謂未分爲三之時也淮南人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

於邊爲吏與越接壤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言其風

土不限曰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已隔外內也其入中

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爲

匹遙反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自領水而上信豐市都俱有石磧

險阻號十八灘此所云下領水蓋由貢水上流入領江此閩越之

徑也領水之山即今大庾嶺矣郭嵩燾曰時所擊者閩越非南越

淮南立國之初兼有豫章之地南越閩越並其邊境自秦時通謂

之百越皆有嶺間之如今新城之杉嶺水出黎灘名黎川歷南城

下入肝江鉛山分水嶺水北流合紫金溪出鉛山河口入上饒江

江山之仙霞嶺水一名鹿溪北流至大溪灘又北為衢江環豫章

會稽兩郡嶺水皆峭石回旋下云田餘干界中則所下之嶺水蓋

建昌之四望嶺杉嶺水出肝江者也服虔但以山嶺為不可曰大

訓嶺路蓋多無可指名也沈氏據為大庾嶺恐失之

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

南曰韋注非也餘干即志所謂餘干屬豫章郡非越邑也越人積

先於餘干縣接界之地治田耳先謙曰今饒州府餘干縣治

食糧迺入伐材治船別治船晉時盧循入寇先於豫章伐材治船

見晉書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

越奈邊城何補注宋祁曰浙本且越人縣力薄材孟康曰縣音滅

縣弱也言其柔弱如縣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

讀如本字孟說非也

入者曰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

錢大昕曰能堪也補注

古書多通用食貨志能風與旱暵錯傳其性能寒其性能暑趙充

國傳漢馬不能冬西域傳不能饑渴顏皆讀如耐此亦當從耐音

先謙曰通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曰入之五倍迺足師古曰

不減也漢軍多之五輓車奉饒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南方

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饒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南方

暑濕近夏癘熱黃病則癘熱二字義不相屬注王念孫曰訓癘為

盛也周語陽瘳憤盈言陽盛憤盈也字通作憊又作憊秋

秦策王之威亦憊矣言威之盛也呂覽重已篇衣不憊怒言盛怒也

讀曰夏則盛厚也義與癘熱亦相近癘熱即盛熱言南方暑濕之地

近夏則盛厚也義與癘熱亦相近癘熱即盛熱言南方暑濕之地

癘多作乃始言疾病耳暴露水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壘

作疾病多作景本癘作災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

而虜之不足曰償所亡師古曰舉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

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卽下文所

名故謂之甲猶云甲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補注

某甲耳顏注非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施德垂賞招

內猶言招納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施德垂賞招

致之此必攜幼扶老呂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

其亡國建其王侯曰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此必

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師古曰共陛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

撫方外師古曰組者印之繫繩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讀

純而威德並行今曰兵入其地此必震恐曰有司為欲屠滅之也

必雉免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免之逃背而去之則復相

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勑食糧乏絕師古曰罷讀曰

男子不得耕稼種樹補注先謙曰婦人不得紡績織紉師古曰樹

日補注音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

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

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

日監郡御史也名祿補注沈欽韓曰淮南人間謂使監祿轉餉以

卒鑿渠通糧道注云鑿通湘水縣水之渠字記秦鑿渠在桂州

興安縣二十里木灘木自拓山之陰西北流至縣西南合零渠五

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即此後漢馬援唐李渤魚孟威

因秦舊演續有與造詳與地廣記及范成大石湖集先謙曰渠在

今廣西興安縣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

西北一十里

日持久補注宋祁曰越本持作引王念孫曰景祐本亦作引引與

日持久持字不相似若本是持字無緣而謬為引疑後人熟於曠

日長久而社稷安是也漢紀作曠日彌久彌亦長也士卒勞倦越

迺出擊之補注宋祁曰秦兵大破迺發適戍已備之師古曰適讀

欽韓曰明志桂林府臨桂縣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師古

北有秦城相傳秦時戍守處補注先謙曰葉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

散也行者不還往者莫反補注先謙曰葉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

音靡也

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

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眾侵暴田兵者凶

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補注王念孫曰從字師古無音案當讀為

動而後其害也彼言皆動猶此言皆登也作從者借字耳故漢紀

作四面皆登先謙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

曰通鑑亦作登

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

子也曰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

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爾古曰校計也不戰與計

本校作校伐罪而弔其民故莫敢校顏說未當如使越人蒙死微幸曰逆執事之顏行文

曰顏行猶雁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音胡郎反補

注宋祁曰越本無死字先謙曰顏雁一聲之轉文說是也顏之為

雁猶岸之為雁皆以聲轉通用因管子輕重甲篇有士廡與之卒

爭前戰為顏行之語後世遂謂戰士在前者為顏行也廡與之卒

有一不備而歸者張晏曰廡微與眾也師古曰廡析薪者與主駕

選篇四曰廡與五曰徒隸何休公羊注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

大漢羞之陛下曰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疏為囿江海為池師古

數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汧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生

之國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補注先謙曰蔬官本作藪是

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曰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

讀曰租稅之收足曰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

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展馮玉几師古曰馮讀曰

凭展形州屏風而曲之畫以繡文張於戶牖之間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讀曰嚮

如字亦通陛下垂德惠呂覆露之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使元元之

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

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謂聯繫之補注沈欽韓曰秦夷狄之地何

足曰為一日之閒注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閒暇之虞也補

有隙曩昔曰隙閒者隙之可尋者也有隙則兩相閒隔言天下大

安閭粵相攻不足為中國閒隙當讀為古覓切如說恐未然先謙

曰虞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

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言而

智者擇焉補注沈欽韓曰語見文子上德篇臣安幸得為陛下守

藩曰身為郭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

忠臣也師古曰畢盡也臣安竊恐將吏之已十萬之師為一使之

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是時漢兵遂出踰領補注宋祁曰

有未字王念琛曰一本是也漢紀作兵已出未逾五嶺適會閩越

王弟餘善殺王已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補注宋

本卒作率王念孫曰浙本是也率即帥字漢紀作迺令嚴助諭意

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南越王頓首

曰補注先謙曰天子迺幸與兵誅閩越死無已報即遣太子隨助

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

之上補注先謙曰所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昧補注先謙曰昧

不能燭師古曰重已不德師古曰重是已比年凶菑害眾師古曰

夫已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

謂相侵奪也音人羊反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惟

也明太平呂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

藐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間之甚慙也師古曰藐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嘉王之意靡有

所終師古曰靡無也終極也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

大王呂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

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

据反朝有關政遠王之憂師古曰言朝政有關乃使王有憂也還陛

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然自五帝三王

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高

反曰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師古曰仰謂仰而望之今閩越王

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補注王念孫曰顏以狼為豺狼之狼非也狼亦戾也戾字亦作獫狁

雅狼戾很也又曰狼很盤也是狼與戾同義燕策趙王狼戾無親

淮南要略秦國之俗貪狼狼戾貪狼皆兩字平列非謂如狼之戾如狼之貪也文選洞簫賦貪饕者聽之而廉隅狼戾者聞之而不

字平列惟吳都賦曰料其虓勇則鵕悍狼戾狼戾與鵕悍相對則始誤以狼為豺狼之狼矣不知狼戾乃雙聲之字不可分為二義若必謂如狼之戾則樂歲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粒米狼戾又將何說乎

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曰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

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稽之地曰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

越王欲募之句音工侯反補注先謙曰招古義訓為舉也陳項傳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舉也今者邊又言

聞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

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曰虎狼之心貪據

百越之利或於逆順補注先謙曰或與惑同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

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國故

云不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屯曾未曾

伐也師古曰鄉屯曾未曾屯曾未曾師古曰鄉屯曾未曾

待後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

日革改也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謂朝服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

廖願伏北闕望大廷已報盛德補注先謙曰閩王呂八月舉兵於

治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名東治屬會稽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故治縣在福州府治北吳錄云越句踐治錡處也漢閩越國都治

山前故曰越王山先謙曰閩越士卒罷倦師古曰罷三王之眾相

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已成其謀補注郭嵩燾曰前云閩王率南

南粵上書以聞而發兵守邊則非擄發兵也三王之眾並南越東

越及閩越言之其意謂粵南越東越及閩越先謙曰謀

官本作誅是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已待天子

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率南越

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

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補注先謙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

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已愚意狂言陛下

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已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臣不勝厚

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助侍燕從容

師古

曰從容閒語也從音干容反

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

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

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

年不聞問

師古曰無善聲壻注李慈銘曰不聞問謂不通信問也故詔云問者闕焉久不聞問而助以不能事父母為此

顏注

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

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

廬補注沈欽韓曰說苑修文篇天子左右之勞侍從之事

謙注先路寢謂之承明何也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

侍從為勞苦

懷故土

師古曰懷思也

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

師古

種非一

北枕大江

師古曰枕臨也

問者闕焉久不聞問具曰春秋對毋已

蘇秦從橫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

母故絕之

師古曰周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倍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

於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補注郭嵩燾曰春秋據事直書縱橫則飾辯而已詔蓋詰其所以不樂侍中而

外求郡之指助據春秋天王出居於鄭為對正承詔言臣事君猶之然不自述已意而述公羊說經之意是其善於立言臣事君猶

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

使丞奉歲計令躬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補注沈欽韓曰

韓非外儲右篇西門豹為鄴令期年上計漢法亦以歲盡上計顏

歲首大會而遣歸此三年計最蓋遠郡如此詔許因留侍中有奇

覲顏先諫曰注令躬官本作今助是

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謂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

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師古曰

馬輕廷尉張湯爭曰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

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補注先諫曰助得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朱買臣宅在吳縣

即公子也如儒林傳劉公子游俠傳高公子羽公家貧好讀書不

于尹翁歸傳暴公子之比後漢辭漢亦字公子

治產業常艾薪樵賣已給食師古曰艾讀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

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謳音一侯反

趙王遷思故鄉作爲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

山水之嘔嘔古謳字

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

山水之嘔嘔古謳字

五十當富貴

補注宋祁曰漸本無富字

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

女功

師古曰女皆讀曰汝

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

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妻聞故妻與夫家俱

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

師古曰飯謂飢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補注先謙曰飯飲之猶言飲食

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

師古曰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

重車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補注沈欽韓曰重以大車

駕牛風俗通汝南載幼起為上計吏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

計吏戴紹車獨車乃鹿車也是他計吏固有衣

裝大車計吏職貢方物所載不止衣食具也詣闕上書書久不

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乞音氣匄音工大反

邑子嚴助貴幸

補注錢大昕曰邑子猶言邑人助與買臣皆吳人同邑故有邑子之稱疏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

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趙廣漢傳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尹翁歸傳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二人皆與此同義六朝碑多有

題邑子者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

師古曰說拜買臣為

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

補注先謙曰元朔二年築朔方時助自會稽入侍中

也又三年而助誅公孫弘諫曰為罷敝中國師古曰罷上使買臣難詔弘

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諫曰漢

誅閩粵後別立餘善為東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

越王其數反覆詳閩粵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

云保是地名失之矣補注齊召南曰泉山今曰清源山在泉州府

城北去海甚近而下文乃云今閩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

百里居大澤中然則所謂大澤中者即大海中泉山則其後

永嘉記甌水出永嘉山東流為永嘉江一名甌江東甌故城在今

永嘉縣西南東越始立國時實都東甌此云居保泉山則是其後

南徙泉州據險自守故曰保大澤若今泉州之洋嶼漳州之南澳

蓋皆阻海為險是以前討東越王郢分出豫章會稽及討餘善橫

海將軍韓說直浮海擊之此可以推其用兵之迹者也齊氏疑大

澤為大海中島嶼誤閩越通名泉州自唐景雲二年置閩州旋改

福州而泉州相承至今方輿勝覽云山顛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

有清泉因名泉山東越王居保泉山即此今閩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

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

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赭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

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師古曰須待也

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飯音扶晚反拜為太守

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買臣

也所知錢衡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遣與執扇直上計時

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吏先謙曰郡邸會稽邸補注錢大

會稽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昭曰閤本

不重買臣二字先謙曰顧炎武云室中即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之會館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

其綬師古曰見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

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守邸

曰試來視之補注錢大昭曰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補注王

景祐本入下有內字是也今本無內字者後人不曉古義而刪之

耳入內即上文所云入室中也古者謂室為內故謂入室為入內

武紀云甘泉宮內中產芝淮南傳云開太子使與妃同內最錯傳

家有一堂二內皆是也還走疾呼曰竇然坐中驚駭白守丞

作入內視之室謂之內故臥

室謂之臥內詳見盧館傳

服虔曰守邸丞也張安曰漢舊都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
古曰張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繁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補注周
壽昌曰守丞自一官顧謂繁太守而言非也縣亦有守丞不必都
太守熹平時蒼頡廟碑陰題名有南守丞臨晉張時南左馮朝
屬縣朱雲傳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華陰京兆屬縣此縣有守相推
丞之證丞以守名殆亦居守之義先謙曰注舊下疑脫儀字相推
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廩吏乘駟馬車來迎張
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懸反會稽聞太守且

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

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讀曰

臥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人與

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師古曰復音扶曰反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

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齊召南曰按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即前

買臣所盡浮海直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

官補注先謙曰上言數反覆此言與橫海以閩粵傳證之即是滅

粵之役朱一新云說傳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道

郡守右扶風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孝宣本始四年六

吾巨壽王

補注錢大昕曰兩都賦序作虞邱沈欽韓曰說苑善說

慎篇作吾邱子御覽七百六十四作

字子贛補注先謙曰趙人也

年少曰善格五召待詔

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泉散孟康曰

行鑿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

鑿也音先代反補注李慈銘曰案後書梁冀傳注引鮑宏鑿經曰

乘有五者鑿四采之名其制雖不得詳據冀傳注又引鮑宏博經曰

謂之黑由此推之則塞白乘五亦皆刻畫之異名鑿即格五也與

博異傳本字作博用六基六箸亦謂之六箭總曰十二基其擲頭

謂之瓊瓊有五采格五所行者謂之鑿鑿有四采舊唐書經籍志

載鮑宏鑿經鮑宏小博經各一卷朱一新曰太平廣記博戲門引

西陽雜俎云小戲中於耍局一梓各布五子角遲速名楚融段成

式讀座右方爲之楚戎是楚融亦用五子與格五相類故夢谿詔

筆談謂楚融即格五顏注謂即今之鑿得諸目驗自必不誤

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

謝罪願養馬黃門上不許

師古曰請於黃後願守塞扞寇難先謙

日官本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

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曰壽王為都尉不復置

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

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曰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地理志東郡領二十

並屬都尉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

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

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補注周壽昌曰百官志太初元

公孫弘相在元朔五年踰三年薨當元狩二年下距太初元年凡

十八年此當公孫丞相時應稱中大夫云光祿大夫者史駁文

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張晏曰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

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已蓄也師古曰蓄亦多禁民不得挾弓

師古曰引滿曰彊補注錢大昭曰彊說文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

作彊云弩滿也淮南子兵略訓疾如彊弩也音扶元反

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眾者勝曰眾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

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曰為禁民毋得挾弓弩

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曰相害曰禁暴討邪

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曰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曰設守衛

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海

內抗敝師古曰抗說盡也音五官反補注先是曰巧詐並生知者

陷愚補注錢大昭曰南監本闕本是以二字俱在巧詐勇者威怯

苟曰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曰相賊害之具不可勝

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去

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殺豪桀桀上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曰耨鉏鉏耨相撻擊師古曰撻摩田

也挺大杖也撻音憂箠犯法滋眾盜賊不勝師古曰滋益也不至

音之累反挺音大鼎反

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呂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

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

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壽王言此者

繁露春秋莊公丹威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請侯黜聖大夫

蒼士黜黜黃色也按此則士以上屋楹方許循等級用采色庶人

則不許是以謂為白屋顏云以白茅覆屋古無其傳也後世諸侯

王及達官所居屋皆飾以朱故曰朱門朱邸言朱以別於白也

鴻祿口管千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魏書食貨志白民輪五

百石聽依弟出身北史李敏傳周宣帝謂樂平公主曰敏何官對

曰一白丁耳白猶素也無官業空一人耳白屋即起家無所憑藉

之義顏解近迂沈說亦未確周公致白屋之士非必庶人如素王

素臣不必定宇內日化方外鄉風師古曰鄉然而盜賊猶有者郡

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曰舉之

明示有事也師古曰有四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師古曰論語大

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

以皮為之天子射約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

射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軍射者也同同耦也言貴中

既舉大侯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言貴中

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

爲禁者爲盜賊之已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

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已自備而抵法

禁師古曰抵弱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師古曰擅專也竊已爲無益於禁姦而

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已難丞相弘

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

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

今朕得周鼎羣臣皆曰爲然壽王獨曰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

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甫也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

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濡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補注

沈欽韓曰公羊桓二年傳注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

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

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

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已與漢迺漢寶非周寶補注先謙曰官本有也字上曰

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補注周壽昌曰壽王誅死

後武帝頗悔恨見劉向傳按道侯韓說諫帝語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

傳從橫說晚迺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長短解在張湯

在藝文志嵩肅曰史記作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此諸子即諸儒史記云

莫能厚遇者即據下假資無所得言之河間獻王喜儒術毛生貫

生為之博士梁孝王好文莊忌枚乘為客可云游諸侯而不可云

游諸侯王子問據本傳及齊悼惠王傳主父偃無從齊諸王子游

事也顏注諸儒生相與排償不客於齊補注錢大昭曰償與償同

恐未然云退償于西序釋文本亦作摠客疑家貧假資無所得師古曰賁

富作客先謙曰官本正作客史記同

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已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

西入關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樊畧葭州其事皆在元光

元年以後蓋誤以朔字爲光字耳先謙案傳書詞氣實爲始伐匈奴而發據武紀元光二年王恢建議擊匈奴未成六年衛青始爲將軍伐匈奴有功偃以元光元年入關衛將軍爲言於上不見用迺上書當在元光六年惟謂與嚴徐同上書上召見三人考異因據安書以合偃事欲易元光爲元朔元年衛皇后已立之後亦非也傳明言元光元年偃西入關留久乃上書未嘗以上書爲元光二年事竊意三人上書皆在元光六年史記載安書今欲招南夷云云欲者將然之詞非已成之迹也本書刪去欲字遂滋後人之疑餘詳安傳見衛將軍師古曰衛將軍數

言上上不省費用乏畱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

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

惡切諫臣博觀忠臣不避重誅臣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

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已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

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

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
因號司馬穰苴兵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補注沈欽韓曰見司馬法仁本

篇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已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

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旅眾也獮音先淺反且怒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補注沈欽韓曰尉繚子兵議篇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

說苑指武篇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

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

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補注先謙曰胡注委積者倉廩之藏也鄭氏云少曰委多

曰遷徙為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已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已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和調也勝必棄之

非民父母補注李慈銘曰謂勝其國而棄其民非為民父母之道先謙曰史記棄作嚴似誤靡敝中國甘

心匈奴

師古曰靡散也音靡其下類此

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

攻胡卻地千里弓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

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補注王念

孫曰顏用薛瓌注而誤澤鹵即斤鹵非謂沮澤也史記作地固澤

鹹鹵鹹字後人所加集解引瓌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則鹵上本

無鹹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斤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斤鹵是澤鹵

即斤鹵斤鹵之間加一鹹字則文不成義矣又案夏本紀海濱廣

澤徐廣亦曰渴一作澤又作斤補注河渠書既澤鹵之地索隱云

澤一作寫本或作斤寫鹵澤鹵並與斤鹵同瓌以澤為水澤鹵為

鹹鹵分澤鹵為二義亦失之然後發天下丁男弓守北河

補注錢大昭曰漢紀

誤也下云終不能踰河而北何能守河北乎

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

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

天下飛芻輓粟

師古曰運載芻橐令其疾至故

起於黃腫琅邪負

海之郡轉輸北河

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

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腫音直瑞

反又音誰補注先謙曰胡注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

高闕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榆林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河

謂之北河先謙案負海見國策齊地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師古曰六斛四

漢前漢六十四上

六

斗爲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亦饋字女

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

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盡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

從之如搏景

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兵法篇善者之爲兵使敵若據虛若搏景

先謙曰胡注景隨物而生者也存滅不常難得而搏之

今曰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

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

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聚

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

師古曰覆音芳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文在係虜單于

上適足曰結怨深讎不足曰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敵所已

爲業天性固然

師古曰來侵邊竟而敵略人畜也敵與驅同其字從父音普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敵並作毆從文

作從

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

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

禽獸畜之不比爲人

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曰大恐百

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

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補注先謙曰治

要引注文作與外國交市若章邯之比也集解引交市已利作交求利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師古曰佗

音徒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

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補注沈欽韓曰周書王佩解存亡在所用離合在出命願陛

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

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補注宋祁曰皆字疑作比

謂言比來在何處也若云皆安在則似淺而不雅郭嵩燾曰史記作公等皆安在此脫等字則文句不完宋改皆為比無義迺

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

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

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

音反

呂逆京師今呂法割削則逆節萌起

師古曰萌謂事之始前生如草木之萌芽也

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

師古曰適讀曰嫡餘雖骨

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呂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曰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於是上從其計

補注錢大昭曰中山王勝傳云其後更用主父偃謀

其說輒別屬漢郡此偃銷弱之計也先謙曰集又說上曰茂陵初

解引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茂陵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亂眾之民案文義此

之字似不可省亂猶惑也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

補注先謙曰敬王澤之孫

偃有功焉大臣皆

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偃曰臣結髮游學

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師古曰遂猶達也

覬不目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

我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

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

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饗亨之誅補注沈欽韓曰聘

禮注少牢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是五鼎無牛也少牢饋食禮五鼎

羊豕膚魚腊腊用桑李慈銘曰牛惟周禮膳夫之牢鼎九儀聘聘

禮之饗鼎七始有之張注明是誤字偃時為中大夫故以大夫禮

言之生不五鼎食非語辭與下則字相應為文言不生而五鼎食

則死而五鼎亨耳先謙曰胡注引孔穎達曰少牢陳五鼎羊一豕

二膚三魚四腊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

五亦不言有牛補注先謙曰史記曰暮下有途偃盛言

本出五子胥偃述而稱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曰暮下有途遠二字本書伍子胥皆作五官本注作伍蓋後人所改

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曰逐匈奴補注王念孫曰築字後

城即築城也小雅出車曰城彼朔方是也無補注王念孫曰築字後

庸更加築字史記作蒙恬城之以逐匈奴補注王念孫曰築字後

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

發三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詰弘

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

尹一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曰師古曰失

反音所具反日數責也數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

音所具反

食讓曰飲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

復入偃之門迺使人曰王與姊姦事動王

補注先謙曰官本以作告引宋祁曰越本告作

以王曰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

補注先謙曰齊厲王次昌也事互見齊王

肥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

上書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

補注先謙曰趙王景帝子彭祖

及其為齊相出關

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曰故諸侯子多曰得封者

補注先謙曰史記子

下有及齊王曰自殺聞

補注宋祁曰浙本云及齊以王自殺聞

上大怒曰為偃劫其

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

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

誅偃無呂謝天下迺遂族偃

補注先謙曰據表齊厲王元光四年嗣封五年薨無後

四年至元朔二年共五年燕王自殺事在元朔二年秋厲王自殺

亦在二年偃誅蓋元朔二三年之交矣計偃上書貴幸至誅死先

後不及三年通鑑載偃誅於元朔二年史記偃傳言偃誅時公孫

弘為御史大夫考弘傳及百官表弘為御史大夫在元朔三年則

偃誅以三年矣通 偃方貴幸時客已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
鑑係於二年誤

車收葬焉上問之曰車爲長者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汶孔車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補注先謙曰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

罪自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其間爲燕

郡後改屬右北平耳錢大昕云地理志所載郡縣以元始初版籍

爲斷一代沿革不能悉書志末所載十二國分域如新汲之屬汝

南酸棗之屬河南北新成之屬涿郡與本文既已抵牾蓋吾故屬

河間良鄉安次文安故屬燕陞城故屬趙皆見列傳而志不書衛

綰稱代大陵人公孫弘稱菑川薛人鄧通稱蜀郡南安人較之本

志皆不合蓋傳所據者孝武以前郡縣徐樂稱燕郡無終亦其類

也漢初諸侯王封國甚大涿郡遼東西北皆燕故地韓彭封

遼東王都無終未幾卽爲臧荼所滅則仍屬燕矣徐樂武帝時人

其時無終屬燕郡當得其實未可斷以爲誤王念孫云景祐本及
文選別賦注引此並作燕無終人也治要引作燕人也皆無郡字
顧氏據俗本漢書作燕郡謂徐樂上書在元朔二年改國爲郡之
後非也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偃西入關是樂之上書卽在元光
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拜爲郎中是樂之上書卽在元光
元年之後故漢紀列其事於元光二年在元朔二年前八六年
其時燕國尚未改爲郡不得稱燕郡也郡字乃後人所加先謙案
樂與主父偃同上書召見當亦在元光六年燕王定國未死之前

時國未除爲郡止當作燕無終人王說是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

也但如漢紀作元光二年上書則未審耳

在於土崩不在瓦解補注朱一新曰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是

土崩淮南秦族訓村土億有餘萬補注宋祁曰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

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補注宋祁曰身非王公大人名

族之後鄉曲之譽補注土念孫曰史記主父傳作無鄉非有孔曾

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

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此下亦同補注朱一新曰

說文矜牙柄也段注謂矜當从令作矜說甚確今案顏注云矜音

巨巾反則字亦當从令傳寫誤从今耳項羽傳贊注云矜字亦作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呼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

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曰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

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

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

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

德未衰補注先謙曰史記德下有澤字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意外之助

師古曰竟讀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

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

而作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曰韓趙魏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

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師古

曰還讀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

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補注宋祁曰浙本無數字先謙

曰治要引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曰反民多窮困重之曰邊境之事師古

音直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

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

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

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園淫從恣之觀極馳

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

帷幄之私補注先謙曰史記幄作帳佻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

師古曰宿久也補注先謙曰宿留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補注先謙曰夏子史記作湯武蓋班氏改之雖然臣竊曰為陛下天然之質補注先謙曰史

湯亦作湯武蓋班氏改之雖然臣竊曰為陛下天然之質補注先謙曰史

作聖質寬仁之資而誠曰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

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寶揚廣譽

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

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展已解於上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臣問國王不成

其敝足曰安師古曰言其敝末之法猶足自安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十七桓譚新論曰儒者或曰國王不成其敝

可以霸後漢書王元說隗囂亦作霸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

服哉

補注周壽昌曰據史記樂後遷中大夫先謙曰樂拜那中見主父偃傳此下官本有師古曰奚何也注文六字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終

漢書六十四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師古曰此卷首尚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

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漢書六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嚴安者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藝文志曰莊安一篇是安一姓莊也志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

史記之稱嚴安臨菑人也 曰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衍曰師古曰

後人所追改也 衍之書也補注錢大昭曰衍南監政教文質者所曰云救也師古曰

本闕本並作子先謙曰官本作子 敝當時則用過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有易則易也師古曰可變易

先謙曰官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

本也作之 摩車馬衣裳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

也 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曰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

顯也師古曰

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已侈也侈而無節則不

可贍師古曰贍足也民離本而微末矣師古曰微要求也音工堯反未不可徒得師古曰徒

也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師古曰夸大也而

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

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過其實也教失而偽偽采淫

泰非所已範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為之立法也是已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

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已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已和其心心既

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

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蕃多也遂成

也字生也音扶元反蕃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補注先謙曰以上史記無臣聞周有

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

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晉音工衡反以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晉作更是以作其

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已尊天子五伯既

沒賢聖莫續

補注郭嵩燾曰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此為深於春秋者蓋春秋奉一王之大法以正當時之

諸侯急獎伯者而進之聖人之不得已也是以西周亡而王道絕戰國興而伯道終聖人之獎伯也所以濟王道之窮也孟子之說伯也所以傷王道之終不復也漢初嚴助諸人皆習春秋觀嚴安之言足證當時說春秋之旨無黜伯之文也天子孤弱

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

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駑擊

師古曰車駑相擊言其眾多也從音子容反補注王先慎曰馳車

兵車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車馳徒走左傳車馳卒奔鄭杜二

注並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

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曰為鍾虞師古曰虞懸鍾

者也解在賈山示不復用元元黎民既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

自以為更生

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主則可

秦併六國示不復用兵人人以為逢明天子有鄉使秦緩刑罰薄

更生之慶顏注非官本既作得據顏注作既是

賦斂

師古曰鄉讀曰嚮

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

補注先謙曰史記佞

作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

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眾

師古曰諛古詔字

曰

聞其美

補注先謙曰曰誤官本作曰史記同

章廣心逸

補注錢大昭曰章當作意先謙曰官本作意史記同

欲

威海外

補注先謙曰史記欲下有肆字

使蒙恬將兵曰北攻彊胡辟地進境

師古曰辟

讀曰戍於北河飛芻輓粟曰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

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

人擊之秦兵大敗秦迺使尉佗將卒曰戍越

補注沈欽韓曰尉佗任尉之誤使尉成越

因爲南海尉趙佗應以偏裨與行耳先謙曰因後尉佗擅越特舉之非誤也上尉下史記有佗字誤衍

當是時秦禍

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師古曰挂懸也補注王念孫曰挂讀爲挂紐也言禍結於越也廣韻挂絲結也楚辭九

章曰心結結而不解兮上句秦禍北構於胡構亦結也

宿兵於無

史記律書秦二世結怨匈奴挂禍於越尤其明證矣

師古曰宿留也

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

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

陳師古曰舉謂起兵也

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

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

之後非長官之吏

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

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

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

張晏曰長進益也師

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

今徇南夷朝夜郎

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唐蒙通夜郎開犍爲郡乃建元六年事武紀元光五年發巴蜀治南夷

道元朔二年罷自建元六年凡十年始罷詳見公孫宏西南夷諸傳元狩中又因張騫之言重開至元鼎六年始定安所謂徇南夷

朝夜郎者指前役而言是時夜郎道雖通而未來朝史記降羌焚載是書作今欲招南夷朝夜郎班固欲字遂啟後人之疑

略葭州建城邑

張晏曰葭貉也師古曰葭與穢同補注先謙曰焚即犍爲蠻夷也建元六年爲郡見地理志羌降自

元鼎六年平西羌外史無明文據後書西羌傳景帝時研種畱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則諸羌早有保塞者武帝初或頗事招徠未

著成效史遂略而不書武紀元朔元年東夷歲君南閩等口二十
八萬人降為蒼海郡三年罷蓋元光末安上書時招降義州事已
萌芽

深入匈奴燔其龍城

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補注先謙曰龍史記作龍本書

衛青傳作龍武紀與此同元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
先六年青伐匈奴至龍城也

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

師古曰累音力

反非所已子民也

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

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

奴非所已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

師古曰拏相連引也音女居反補注錢大

昭曰拏當作紛拏之拏霍去病傳漢匈奴相紛拏先謙曰官本顏注在不解下正文及注皆作拏此本誤也觀顏音則所見本亦作

拏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已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

弦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

而變起

補注先謙曰官本久作多引宋祁曰多或作久

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干

里師古曰幾音鉅列城數十形束壤制

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帶脅

諸侯

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日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補注先謙曰

史記作旁脅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已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

下覽秦之所已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

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

已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已安為騎馬

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騎音其奇反補注錢大昭曰騎馬令屬太僕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已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

欲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造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造者由郡造詣京師太

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

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

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足有五蹄也

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其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

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

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葦葭音加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

率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

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中左字下當有

氏字王念孫曰師古訓薦為屢隨畜屢居則為不辭故於屢下加

易故二字以曲成其說諺矣蘇林訓薦為草是也隨畜薦居謂隨

畜牧而草居也史記匈奴傳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杜預曰荐聚也

本書趙充國傳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服虔

曰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杜預曰荐聚也劉炫案

莊子云麋鹿食荐則荐是草也服虔說是今本莊子齊物論篇荐作

薦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郭璞注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管子入

觀篇薦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問篇曰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從

何韓子七術篇衛獸鹿也唯薦草而就說文薦藪之所食韓從

草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曰食薦此皆古人謂草為薦

證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

注先謙曰票騎抗旌昆邪右社師古曰抗舉也右社從中國化也

幕讀曰漢票騎抗旌昆邪右社昆音下門反補注齊召南曰按此

對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時也昆邪來降其

事在二年秋終軍此時何以能預言耶當指元朔六年衛青率六

將軍絕幕克復而霍去病以票姚校尉立功封冠軍侯耳況去病

至元狩三年始為票騎將軍在元年何以預言票騎疑票騎抗旌

二語後人所改竄而班氏誤承川也先謙曰齊說是也惟去病為
票騎在元符二年非三年言票騎抗旌尚可昆邪右衽則不可通
矣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溥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

官族賢縣賞待功師古曰族古侯字次下亦同能者進已保祿罷者退而勞力

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宇內也一曰刑見也補注

職任者也勞力歸農畝也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宇內也一曰刑見也補注

先謙曰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言建三宮之文質

一說非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言建三宮之文質

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

得中各有攸宜封禪之君無間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夫人命初

職主也鄭說非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補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

定萬事草創注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補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

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故周至成王然後

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

成補注李慈銘曰勒成者封禪也班固東都賦云憲章稽古封岱

勒成儀炳乎世宗張衡東京賦云登岱勒封與黃比崇是勒成

為當時常語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

故以對郊宮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

則獲之郊宮謂秦時及后土也補注劉攽曰是時獻享之精交神

未有秦時后土顏注失之先謙曰官本瘞作瘞是

積和之氣塞明和氣充塞天地日月所照無不到也交神與塞明

為對言陰陽微顯之交皆以精氣感字故致而異獸來獲宜矣昔

靈異類訓塞為答則讀如今養字失之遠矣

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曰燎羣公咸曰休哉謂伐紂

時解在董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曰饋謂充祭俎也此天之

所曰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

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補注劉奉世曰軍此對頗可疑按

紀獲麟在元狩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大緩又史記封禪

書元鼎三年有司始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乃云三元為符蓋於此

年追述三元也而軍此云宜改元史又云由是改元有來降者皆

可疑軍對非真史誤因之先謙曰封禪書孝武紀皆作後三年有

司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三元則非元鼎中語後三年三字蓋誤當

得一角獸曰符云案既云今則非元鼎中語後三年三字蓋誤當

是後一年故漢紀於獲麟之下書由是改元朔為元狩通鑑亦於

獲麟下書久之有司又言云莫能定為何年以此傳證之苴曰白

則獲麟未久改元不疑故下文匈奴來降止後數月事也苴曰白

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已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

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已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

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已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

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已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

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已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

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已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

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已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

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已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

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已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

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已應緝熙服虔曰苴作席也張晏曰江

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

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補注先謙曰

苴下以字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曰六

衍官本無使著事者有紀焉官也紀記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曰六

鵠退飛象諸侯時逆逆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鵠

宋襄公伯道退也逆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鵠

侯順周以紂畀武王也臣瓚曰時論者未以周為木股為水也謂

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各已類推今野獸并角

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

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製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

之衣裳也編讀曰辨要音一遙反補注郭嵩燾曰詩魏風要之襍

之毛傳要襍也襍領也士喪禮復者左執要右執領衣上曰領裳

上曰要夷狄有衣無斯拱而俟之耳師古曰俟手而對奏上甚異

裳要者衣裳之際也斯拱而俟之耳待之言其即至對奏上甚異

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注

先謙曰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人來

降見武紀越地來降者表傳無攷武紀及南粵傳所載故歸義粵

侯置甲二時皆已軍言為中師古曰中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

俗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偃矯制

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

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舊

銅鐵

肩熾

還奏事徒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

火謂之鼓

還

奏事徒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

至死

補注沈欽韓曰功臣侯表注如治曰律矯詔大害要斬唐職

謂當言勿原而言十匹當言千匹而原之言十匹偃曰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安社

稷存萬民額之可也

師古曰額與專同下亦類此

湯曰致其法

補注先謙曰已與己同不

能誅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

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額己之

宜

補注沈欽韓曰繁露精華篇公子結受命媵陳道生事從齊桓

春秋非之以為是時偃公安甯無危也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軍義本此今天下為一

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曰出疆何也且鹽

鐵郡有餘臧

師古曰先有畜積

正二國廢國家不足曰為利害

補注王念孫曰正猶

即也言即廢二國之鹽鐵亦無關於國家之利害也又循吏傳黃霸謂督郵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言即

頗重聽亦無傷也又酷吏傳尹賞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

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為吏矣言即使坐殘賊免猶可以前功復

用也又游俠傳或議原涉曰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

放縱為輕俠之徒平言即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也又王莽傳嚴

尤奏言俗人犯法不從驅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言駭

即有它心亦宜且慰安之也此五正字師古皆無注故具解之

而曰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補注沈欽

志膠東國治即墨紀要即墨故城在今平度州北接北海魯國西

東南六十里今俗稱為朱毛城韓補注毛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

其用器食鹽不足曰并給二郡邪補注先謙將執宜有餘而吏不

能也何曰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師古曰

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至秋迺能舉火此言與實

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補注先謙曰謂此明係言與實反偃已

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而直矯作威福曰

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

子稱其不可

師古曰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

者未能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

所犯罪重所就者小

師古曰就成也

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予許也將幸

誅不加欲曰采名也

師古曰幸冀也

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顯行

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

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補注先謙曰郊祀志載徐偃云太常諸生行

禮不如魯善事在元封元年

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

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

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

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闕出入皆以傳傳須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繻即過所書紙也盧氏既

濟卦注繻者布帛端末之識也先

軍問曰此何為吏曰為復傳

謙曰注傳下須字官本作煩是

還當曰合符

補注劉奉世曰還當以合符還字宜

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還當曰合符

國師古曰行音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

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已開還奏事上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當發使使

匈奴

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

祇有一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

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

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行

日行音下郎反補注先謙日啟當作開此後人同改爲下不習金革之事今開將遣匈奴使

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盡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

於外官

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補注先謙曰外官官於外而捍邊境也自言孤負所願不任一方之寄軍給

事中得列宿衛願以爲

謂非侍衛之臣非也

不足曰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

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

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

越王而致之闕下

師古曰言如馬羈也

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

屬天子大悅

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悅官本作說是

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

呂新改其俗令使者畱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

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

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

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

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

召見誦讀

補注沈欽韓曰御覽

八百五十九宣帝詔徵被公見誦楚辭被公年衰老每一誦輒與粥

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

褒等待詔金馬門

師古曰華音戶化反補注周壽昌曰張子僑華龍俱見蕭望之傳龍為宏恭石顯傾望之非正

士子僑作子嬌又見東平王傳以太中大夫奉璽書論王藝文志詩賦家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又有

車郎張豐賦三篇注云張子僑子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當

補注先謙

是子僑且有子能文也柳褒無考

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

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補注錢大昭曰龔當作龍

藝文志樂家有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周壽昌曰藝文志樂家雅琴趙氏七篇注云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即

此趙定也。後拜於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眾庶。問王

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

古曰：中和者，言

音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補注：郭嵩焘

曰：中和樂職，蓋王褒擬爲之名。卽協律之意。晉書樂志云：通揚節

奏以暢中和。宋書樂志稱：晉荀勗典知樂事，作新律，散時常侍阮

咸議：新律不合中和。是所云中和，實爲協律之義。唐世有中和樂

舞，卽雅樂中宮調也。樂職，樂官所司。宣布者，作爲詩歌，諸其聲以

彰聖德而依鹿鳴之節，以合雅樂之律。與上欲興協律之事相應。

顏注：未免。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補注：沈欽韓曰：鹿

望文生義。唐行鄉飲酒禮，亦歌鹿鳴通典禮。三十三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

裴耀卿上疏曰：州縣久絕雅聲，不識古樂，請於太常調習雅聲。則

當時歌鹿鳴，自有雅聲。宋政和中，亦按習之。見宋史樂志：郭嵩焘

曰：晉書樂志：魏武平荆州，獲漢雅樂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勘定

雅樂。又云：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日鹿鳴，二日騶虞，三日伐檀，四

曰文王及太和中，左延年改騶虞，代植文王三曲。惟因鹿鳴不改。

是鹿鳴雅樂。時汜鄉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汜音凡。久之，武等

流傳最遠。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閭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

盛德之事，吾何足言。當之褒，旣爲刺史，作頌。

德故謂又作其傳師古曰解釋頌歌之義及作者之意補注郭嵩

以合雅樂作蓋興起之義師古曰顏注非也傳者依聲應律傳其音容節奏

職宣布詩所依鹿鳴之聲不宜異訓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

師古曰執上迺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

與逸同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為縉帛之

縣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應劭曰藝黎吟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

滋味又音昌少反補注先謙曰黎官本作黎王闔運云說文黎屬

黏也黏以黍米蓋若今漿粉故可羹以充飢與糗之熬米今臣辟

以為乾糧二者皆窮餓聊自救之物若作黎不甚與糗對師古曰蓬茨以

在西蜀師古曰辟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蓬蓋屋也茨音

才私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願有至愚極陋之累師古曰願猶反不

足曰塞厚望應明指師古曰塞當也補注先雖然敢不略陳愚而

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補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

要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

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

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是爲五始共讀曰恭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尊賢篇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也先謙曰

張注要上疑脫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

賢則超舍省而功施師古曰趙讀曰趙普博也補注先謙曰器用

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骨終日矻矻

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漚曰健作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橫清水

焠其鋒師古曰焠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鋒刃芒端越砥斂其

矦注宋祁曰砥百出南昌故曰越也師古曰矦本旁燒是音五各反補

字百誤官本作石越也水斷蛟龍陸剽犀革師古曰剽截也音之

文選注引作越石是忽若慧注先謙曰文選引漢忽若慧畫塗師古曰慧

以刀畫泥中言其易補注宋祁曰別本注文只一記字王念孫曰

文選注如漚曰若以慧掃於泥泥之處也念孫案如顏以慧爲帚

其義始明案慧泥與畫塗相對爲文慧者掃也班固東都賦戈鋌慧

雲羽旄掃寬是也慧或作簪枚乘七發凌赤岸慧扶桑謂濤勢之

傳所稱郵良郵無恤國語所稱郵無正顏氏謂總一人是固然矣
國語載郵無正其下云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則伯
樂即郵無正而顏謂晏失之非也顏既誤以王良伯樂為兩人而
人表又並列郵無恤王良伯樂為三人豈未嘗考春秋傳耶良為
趙簡子御得名未當事秦亦與穆公生不並世先謙曰晉語韋昭
註與張晏同顏偶有不照吳說是也至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
此蓋別一伯樂顏引之以實王良伯樂之非一人未全失理吳氏
所駁非其指矣李慈銘云俞正變癸巳存稿云古有兩伯樂趙之
伯樂曰王良曰郵無恤亦曰郵良又曰郵無政曰王子期曰王子
於期良樂無恤是一義名字相發也政期是一義亦名字相發蓋
簡子時名無恤字良亦字樂後遺襄子名則改名政字期伯樂蓋
王族故曰王曰王子其曰郵者以官氏也秦之伯樂曰孫陽曰孫
明莊子馬蹄篇釋文云伯樂姓孫名陽呂氏春秋似順論言晉陽
事以國語郵無正為孫明疑因伯樂而誤劉勰指今案史天官書
漢天文志皆言有王良星主車駕是必先有星名而後之善御者
皆以王良稱之猶善射者皆稱羿善占者皆稱羲和也至伯樂自
是郵無恤之字開元占經引星名有伯樂則又後世以伯樂善御
而目王良之星俞氏謂無政當是避襄子名而改其說得之謂伯
樂當是王族未必然先謙案注劉無止當作郵韓哀附輿應劭曰
無正吳引如是可證宋人所見漢書本尚不誤韓哀附輿世本韓
哀作御師古曰宋哀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
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補注錢大昕曰宋說非也呂
覽勿躬篇寒衰作御寒韓古字通衰字形相似蓋即一人呂氏
以寒哀與儀狄伯益史皇巫咸諸人並列則亦夏商以前人矣豈

得謂非始縱馳騁驚忽如景靡師古曰亂馳曰驚景靡過都越國

作如歷塊先謙曰起當為超字之誤官本作速疾速即疾也疑後

人見起字未追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

是以意改之追奔電逐遺風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

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補注王念孫曰顏

說甚迂追奔電逐遺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

疾也遺讀曰隧疾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

疾也遺讀曰隧疾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

疾也遺讀曰隧疾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

疾也遺讀曰隧疾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

疾也遺讀曰隧疾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

疾也遺讀曰隧疾風疾風也大雅桑柔篇大風有隧有隧者狀其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曰易海內也補注先謙

作王文選同是曰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開寬

裕之路已延天下英俊也師古曰裕饒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

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刑

措不用圉圉空虛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圉並作圉注倉作食文選

捉作握圉作圉注引文子曰法寬刑緩圉空虛先謙案說文圉

下云圉圉所以拘舉人圉下云守之也圉與禦同綱錄義疏子

好謀勇戰圉亦訓禦銜逢遇篇作馬固本書地理志天水郡注圉讀

南人問訓馬圉論銜逢遇篇作馬固本書地理志天水郡注圉讀

與圉同是二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

字音義一也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

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

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補注先謙曰注逐官本作逐是由此觀之君人者

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師古曰逸問也補注先謙人臣亦然昔賢

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惻誠則上不然其

信師古曰惻至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

俎太公困於鼓刀

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百里自鬻鬻子

飯牛

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

陽傳鬻音

離此患也

師古曰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

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

補注先謙曰關通也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

潔而升本朝

張晏曰奧幽也潔狎也汗也言敵與潔汗不章顯也

日奧音郁念孫案張訓奧為幽則誤分與潔為二義如音郁是也

奧者濁也言去卑辱汗濁之中而升於朝廷也班固典引有沈而

奧有浮而清蔡邕曰奧濁也廣雅離疏釋蹄而享膏梁應劭曰離

此木蹄也臣瓚曰以繩為蹄也師古曰蹄自今之鞋耳瓚說是也

蹄音居略反補注先謙曰正文及注疏字文選作蔬注木下蹄作

後世蹄蹄通段韓非外儲說猶羸膝而履蹄淮南記論訓乃為粗

借蹄為蹄也自官本作即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曰資

說士

師古曰談說也士傳曰為資也補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

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冽風龍興而致雲

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

風洲通鑑同文選作虎嘯蟋蟀俟秋吟蜉蝣出已陰孟康曰蜉蝣而谷風洲龍興而致雲氣

日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蝣甲患也好叢聚而生也朝生而夕死

音由字亦作蜉其音同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起能飛夏月陰時

出地中官本注患作蟲是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

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賢才見之則利用也

皇美也言美哉此眾多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若堯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

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師古曰契讀與商同字

先謙曰文選下明明在朝穆穆列布師古曰明明察聚精會神相有之臣二字

得益章師古曰雖伯牙操遞鍾各音灼曰遞音遞迭之遞二十四鍾

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晉音耳

校作遞又注文中當字上當有遞字王念孫曰琴無遞鍾之名作遞者號之謫耳淮南修務篇亦云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蓋將號鍾沈欽韓曰宋書樂志齊桓琴曰號鍾雲笈七籤軒轅本紀黃帝之琴名號鍾作遞者俗寫誤先謙曰文選引注故曰遞下有鍾字是也又聞字當在不字上作伯牙以善鼓琴聞句意方

足文選引作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不下亦無聞字是

其證下有且漢書多借假或以鍾為號不得便以迭選判其音也

二十一字予案文選選作鍾引音璣注亦作鍾與此選字皆轉寫

之誤蓋元文作號與鍾相似鍾即璣字大文璣之誤璣鍾以本

號號呼也覲錫謂人鍾亦取啼呼之美璣鍾之誤璣鍾以本

字漢時或以聲義近而相亂轉寫者誤號為鍾又改鍾為璣因

加是於號下為鍾詩鍾鍾朱見景本作號鍾而校者改為選

通故文選作鍾鍾漢書作鍾鍾朱見景本作號鍾而校者改為選

蓋俗本流傳久莫知其所以鍾鍾朱見景本作號鍾而校者改為選

鮮逢蒙也鳥號弓名也並解在前也補注沈欽韓曰諸書作蓬門

門蒙同聲韓詩外傳六齊弓人之妻見景公曰此弓者太山之南

鳥號猶未足已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

明主已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

鴻毛過順風補注先謙曰過官本作遇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巨

亦大也沛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化溢四

音普大反表橫被無窮補注先謙曰此用尚書光被遐夷貢獻萬祥畢師古

日漆字與臻同補注周壽昌曰王莽傳聖瑞是已聖王不徧窺望

已漆亦同臻莽傳百蠻并臻又假臻作臻字

表橫被無窮補注先謙曰此用尚書光被遐夷貢獻萬祥畢師古

日漆字與臻同補注周壽昌曰王莽傳聖瑞是已聖王不徧窺望

而視已明

補注先謙曰王官本作主文選同

不單頃耳而聽已聰

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

恩從祥風馴德與和氣游

師古曰

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師古

也滿遊遊自然之執恬淡無爲之場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引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

之平而道

德之至 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

信若彭祖呼吸如僑松

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壽年

七百師古曰信讀曰伸响虛皆張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

仙人也响音許于反虛音虛補注沈欽韓曰偃仰屈信者熊經鳥

伸若五禽之戲也响

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詩云濟濟多

士文王曰寧

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清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

蓋信乎其曰

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褻對及之上令寢與張子僑等並待詔

數從褻等放獵

師古曰放士眾大獵也一日游放及田獵補注王

言游獵者多矣未有言放獵者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種

藝文部入雜類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御覽文部三引此並

作游

所幸宮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曰差賜帛議者多曰爲淫靡

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博奕雖非道

藝無事爲之猶賢也奕今之圍其也補注先謙曰注其官本作碁是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

麗可喜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師古曰辟讀曰譬

今

世俗猶皆曰此虞說耳目

師古曰虞與娛同說讀曰悅

辭賦比之尙有仁義風

諭

師古曰風讀曰諷

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

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

補注先謙曰詔使事詳外戚傳

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

師古曰之往也

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

疾平復迺歸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太子喜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

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

補注沈欽韓曰後漢西南夷傳注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王褒謹拜南

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同土非上之鄉歸來

明縣東二十五里碧雞山在縣西南三十里

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

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補注錢大昭曰案本紀二郡立

於元鼎六年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

先謙曰胡注海中洲上以黎母山爲主環山列置諸縣下文山南縣蓋置於黎母山之南廣袤可千里師古曰

台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己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

之補注沈欽韓曰吳志薛綜傳珠厓之廢起於長吏觀其好髮髡以爲髮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

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

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

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

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

捐之建議曰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

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

虧先帝功德經義何已處之

師古曰於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也

捐之對曰臣幸

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

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論

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言行危行是

注先謙曰行危官本作危行是

敢昧死竭卷卷

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

臣瓚曰禹之功德裁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秦耳

故孔

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韶盡美矣

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間音工覓反

曰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被流

沙補注先謙曰被上脫西字官本有

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

師古曰此引禹貢之

辭漸入也一日沒也朔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

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補注先謙曰帝廟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

日與讀

故君臣歌德

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補注先謙曰帝廟作歌皋陶散庸此所謂君臣歌德顏注微隔

含氣之物各德其宜

補注錢大昭曰德南監本闕本作得先謙曰官本作得是

武丁成王殷周

之大仁也

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

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

荆

補注王念孫曰此及下文詩云蠢爾蠻荆當依通典兵四作荆

荆小雅采芑篇蠢爾蠻荆段玉裁詩經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

通齊桓揅其難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

五年補注宋祁曰注文五年當作九年先謙曰此言齊桓伐楚以

尊周孔子所謂微管左衽也捐之意以治世不勤遠略遠人自歸

德衰則勤遠無益故周王南巡不還藉諸侯之位失其旨矣孔

文攘夷尊周以維持之顏以扶難為定太子之位失其旨矣補注

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為子已至乎秦興兵遠攻宋祁

日郭本去乎字似兩通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

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長城之歌至

今未絕補注沈欽韓曰河水注引揚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

相支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

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賦歲百二

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

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韓曰宋史輿服志鸞旗車漢為前驅赤質曲壁吉行日五十里師

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緊轎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

韓曰宋史輿服志鸞旗車漢為前驅赤質曲壁一轅上載赤旗繡鸞鳥駕四馬駕士十八人

行二十里

補注牛謙曰官本二作三是

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

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

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

補注宋祁曰浙本去求字

賂字當作路王念孫曰浙本去求字是也求即來之誤字今作求來獻者一本作來一本作求而後人誤合之耳藝文類聚獻部上引此無求字漢紀孝元紀通典邊防四並同文紀亦云令郡國無來獻先謙曰治要有求字則唐初本已如此夫後官盛

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

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師古曰粟

久腐壞則色紅赤也

補注劉奉世曰元狩末漢以伐匈奴馬少不復出征捐之之云蓋其誤也或者誤以建元為元狩數都內

之錢質朽而不可校

師古曰校謂數計也補注先謙曰正文及注校官本作校

迺探平城之事

師古曰追計

錄冒頓已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已攘服之

其事故言探錄冒頓已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已攘服之

師古曰攘卻也補注宋祁曰一作籍兵厲馬越本作籍厲兵馬先謙曰謂取貲富民以供兵用也一作籍兵厲馬或當是籍馬厲兵否則宋所見漢書本是籍馬厲兵文義較長官本與此同西連諸國至于安籍兵厲馬也籍馬厲兵文義較長官本與此同

息東過碣石曰玄菟樂浪爲郡師古曰樂音郎比卻匈奴萬里更起

營塞補注先謙曰比制南海曰爲八郡補注王念孫曰漢紀孝元紀作南制南海以爲八郡

念孫案上文言西連諸國東過碣石北卻匈奴則此亦當云南制南海今本制上無南字者因兩南字相亂而脫其一耳八郡當爲

九郡南粵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元紀特詔罷同郡五行政志元鼎五年四將軍衆十萬

征南越開九郡皆其證矣通典邊防四正作制南海以爲九則天郡補注又韋元成傳南越百粵起七郡七亦當爲九則天

下斷獄萬數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云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

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按捐之言文帝斷數百武

帝斷萬數皆謂死刑也宣帝斷獄四萬七千餘人蓋通計髡鉗以

上若如應劭之言豈宣帝時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已佐用

反酷於武帝數倍必不然矣

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

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

口故言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

飲泣也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征和三年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

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

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人情莫親

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

今陛下不忍惻惻之忿補注先謙曰說文惻惻也詩陳風中心惻惻欲驅士眾擠之大

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謂反又子奚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

已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補注先謙曰救官本作校引宋祁曰校

助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蠢動貌也

也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

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路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補注

韓曰尚書大傳吳越相習已鼻飲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八

之俗男女同川而浴相習已鼻飲六引裴淵廣州記云烏許人以

鼻飲水口中進啗如故桂海虞衡志南人習鼻飲有商器旁植一

小管若瓶甃赤雅鼻夷獠族鼻如垂鉤隅目好殺間出市鹽與之

酒鼻飲輒盡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

師古曰顓與專同專猶區區也一日圓貌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覽冥訓猛獸食顓民先謙曰說文顓下云頭顓謹兒此言顓顓

狀其蠢蒙無所知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

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瑇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

惜不擊不損威其民醫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曰往者羌軍言之

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蓋指宣帝神爵元年羌反時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

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少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

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

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曰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

皆可且無曰為師古曰為猶用也補注王引之曰皆可且無以用

一隅之無以為者皆謂無用也郊祀志寶鼎事已決矣尚

也凡言無以為何以者皆謂無用也郊祀志寶鼎事已決矣尚

何以為言此書尚何用也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

也言無用毀也又曰何以為何以為言何用文何用伐也又

曰雖多亦奚以為言雖多何用也為字皆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

是語助古書若是者多矣詳見經傳釋詞

東爲憂對奏上已問丞相御史

補注錢大昭曰御史下當有大夫二字先謙曰不言大夫省文通鑑

亦無大夫二字本書凡言丞相御史大夫省去大夫二字者甚多

御史大夫陳萬年已爲當擊丞

相于定國已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

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已上費用三萬萬餘尙未能

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迺從之遂下詔曰珠厓

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

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戚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

守屯田

師古曰辟讀曰避次下亦同

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

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

補注先謙曰胡注王制冢宰制國用視年

之豐耗祭用數之飭鄭氏曰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夫以凶年之入制經用之什一以供祭則宗廟之禮宜有不備者矣

況乎辟不嫌之辱哉

補注先謙曰胡注嫌當讀作慊慊之爲言厭也意自足也先謙案不嫌之辱言非甚可羞

也似不煩改讀

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已相贍又已動兵非特勞民凶

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

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

即安置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作也胡注便處者各隨其便而處之也先謙案謂擇便地安處之

不欲勿彊珠厓

由是罷

補注齊召南曰珠厓始為郡在武帝元鼎六年凡立郡六十五歲

捐之數召見

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

補注先謙曰胡注此師古曰談說其長短

言數陳其短耳先謙案此於人前短之非陳奏也故下文得復薦奏

曰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

令楊興新曰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

尹缺

補注先謙曰胡注按百官表初元四年京兆尹四年不勝任免蓋是時成已

去而諱未除使我得見言君蘭

張晏曰楊興字補注先謙曰京兆通鑑考異云荀紀作君蘭

尹可立得興曰縣官嘗言興療薛大夫

張晏曰薛大夫師古曰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師古曰薛與愈同

補注先謙曰注療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

耳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

補注先謙曰胡注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

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是時石顯為中書令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疑兩官並置也百官表成帝建始元年尚書令五鹿充宗為少府

五年貶為玄菟太守逆而數之則知充宗是年猶捐之曰令我得為尚書令也姓諸趙大夫食采於五鹿因以為氏捐之曰令我得

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

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張晏曰許嘉也補注先謙曰

將期思侯並可為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

軍其所居之地也期思侯賁赫薨於文帝時以無後國除安得更

有嗣侯者顏說非錢大昭曰期思侯並疑是二人姓名廣韻期姓

下引風俗通有期思國不言復姓若以為期思地名則下文滿

宣又不言所居之縣何以侯並獨敢居地乎先謙曰後錢說是皆

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

宜入宗廟立止補注先謙曰成帝建始四年始罷中書宦官元帝

也或是止宦者不入宗廟言二事而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

從其一抑或詔皆從之而未行邪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

官本注事作士引宋祁曰注文士字姚本作事興曰我復見言

字補注先謙曰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師古曰且與合意即

得入矣捐之卽與興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

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補注先謙出

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曰爲

諸曹又共爲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曰知名數召見興事

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材師古曰顏閔子榮名聞於

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曰爲首爲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道

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

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

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

回師古曰回邪也補注先謙曰回枉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

尹石顯聞知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補注先

鳳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僞曰上語相風更相薦舉師古曰

諷更音工衛反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岡上不道補注先謙曰岡書曰讒

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附也言譏巧王制順非而

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

於非道雖博無用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

殺也補注劉敞曰不聽而誅者即王制所云此四誅者不以聽耳

何說不聽教命乎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滅死罪一等髡鉗為城旦

補注先謙曰通鑑列此事於永光元成帝時至部刺史補注何焯

年蓋據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之歲也諫大夫楊興與博士駟勝對黃霸四塞終日

咎由太后諸侯以無功封不知即君蘭否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

兵北當戎狄南創荆久矣其為諸夏忠也漢興征伐胡越於是為

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明師古曰故備論其語

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

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

恨哉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終

漢書六十四